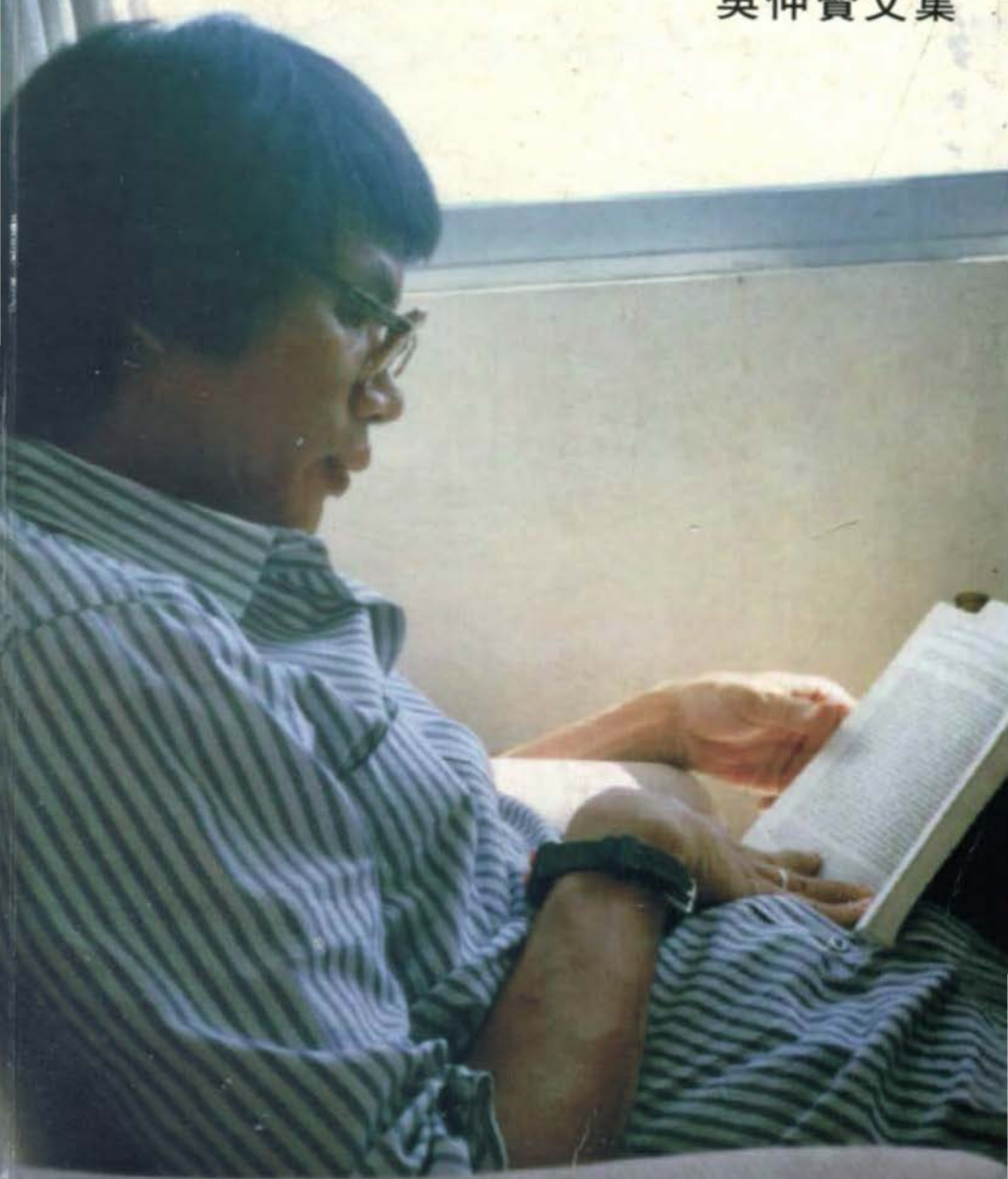


大志未竟

吳仲賢文集





吳仲賢生平重要年譜

- 1946 廣東汕頭出生
- 1953 隨家人抵港與父團聚
- 1960 諸聖中學跳級升學
- 1965 珠海書院修土木工程系後轉數學系
- 1969 抗議珠海校方控制學生會，組織同學罷課
- 1970 與葉昭如等人創辦《70年代》雙周刊
- 1971 前往荷蘭再往巴黎，接觸托洛茨基主義
- 1973 返港成立革馬盟，出版《每日戰訊》
- 1977 與德貞夜校同事葉麗容結婚
- 1978 長子普思出世
- 1980 在地鐵地盤工作抗議日資欺壓工人發動工潮
- 1981 身入大陸與民運人士串連被捕許降返港，被除盟籍
- 1982 學生子普樂普良出世
加入新聞界，包括《信報》、《國際城市》及《星島晚報》，其後參與多份刊物之創辦，如《Playboy中文版》、《資本雜誌》
- 1989 創辦《兒童日報》、《政經周刊》
促成支聯會成立，出版《民主潮》
- 1990 舉家移民澳洲及撰寫大學論文
- 1992 出任九倉有線電視顧問
- 1994 四月廿一日零晨三時半癌症辭世。

大志未竟

吳仲賢

吳仲賢文集

大時代



一九七七年在維園舉行天安門事件周年公開集會。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吳仲賢首次為保衛釣魚台街頭抗議。



吳仲賢與警察理論。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日，保衛釣魚台臨時行動委員會在中環德忌利士街向日本文化館抗議日本軍國主義侵略釣魚台列嶼，遭受港警強力攔阻及拘捕，吳亦被捕。



該次抗議，導致廿一位示威青年被捕，是本港自發青年愛國保土運動展開以來，首次大規模付出代價。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維園保釣示威，殖民地英籍警司威利（後改名韋達理）亂棍揮打示威者，失去理性，傷人無數。



一九七一年初在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示威，爭取中文列為法定語文。



一九七三年革馬盟在摩士公園集合群眾出發橫頭磡、老虎岩遊行反貪污、捉葛柏。



一九七三年隨後另一次在九龍公園的反貪污集會。



一九七八年金禧師生與全港各界反對金禧當局貪財事件。



大志未竟

吳仲賢文集

目錄

- 1 心裏的話
吳葉麗容
- 2 吳仲賢生平事略
黎則奮

6 都憑評說

- 7 但開風氣不為先的勇者
黃毓民
- 9 生命無常
靖軒
- 10 「托派」何罪之有
張立
- 11 由吳仲賢想起
馬家輝
- 13 永遠懷念
鄭雲裳
- 15 悼念故人
陳志雄
- 17 不能忘記的人物
黃望潮
- 18 永遠不死
陳清偉
- 19 您拿着間尺在拍打……
鄭逸宇
- 21 談些舊事
歐國材

24 終極情懷

- 【輯前】關於未能如諾交代
曾澍基
- 27 香港經濟發展的批判理論
 - 58 香港的共產主義運動 (1923-1949)
 - 92 席揚根本無罪！國家何來機密！

96

甲部：浪起珠海

- 【輯前】青石的歲月
吳堇人
- 99 從夢想到絕望
 - 114 [附錄] 珠海加學費為何·珠海書生
 - 120 [附錄] 傀儡本色·李無輝
 - 122 [附錄] 珠海事件·〈盤古〉編輯室

124

乙部：(上)激蕩年代

- 【輯前】傳呼我？
莫昭如
- 126 下香港青年工作的半旗
 - 132 自由的夭折
 - 135 [附錄] 香港青年應有的覺醒·張錦
 - 137 [附錄] 我與《青年世界》·夜鶯
 - 139 中文運動的曙光
 - 144 香港的教育
 - 149 理工學院計劃——教育的新發展？
 - 153 學生的革命
 - 158 從七·七到八·一三
 - 161 八月的札記
 - 168 歐洲通訊
 - 171 未完成的通訊
 - 175 第三次革命
 - 180 香港的警察制度與阿飛問題
 - 186 [附錄] 四處吳仲賢·陸離

196

(下)尋找征途

- 【輯前】兩種感覺：「脫節」與「不脫節」
劉榮錦
- 198 工人的革命問題
 - 202 香港革命的前途與我們的任務
 - 214 群眾組織的神話
 - 218 任務和主張
 - 223 綱領草案之二
 - 227 堅持世界革命總路線
 - 241 再論國際主義的實踐
 - 249 香港青年學生運動總檢討
 - 272 [附錄] 海外中國人的分裂、回歸與反獨·包錫石

丙部：淬火歲月	284	高舉反加價的旗幟
【輯前】青激運的史頁	286	一百一十八名越南難民的悲劇
梁國雄	289	貝爾格萊德的秋天
	297	目前社會危機與社會鬥爭
	301	毒品的社會
	303	泰國革命的形勢
	308	現階段的學生運動
	312	論天安門事件
	315	毛澤東與中國革命
	337	社會主義民主在中國的前途
	341	天安門事件一周年
	346	從市政局到革命之路
	354	學生運動的重建
	360	香港整體形勢與群眾運動的發展
	381	評麥理浩的施政報告
	390	經濟危機與工人階級
	408	香港工人必須應付的緊急局面
	414	金禧鬥爭的總結與展望
	423	金禧鬥爭的回顧與前瞻
	439	金禧鬥爭的結局和繼續
	444	金禧鬥爭與「帽子」風波
	447	一九七七年末世界資本主義的狀況
	453	中國：香港經濟的救星？
	456	香港經濟危機的警號
	462	一九六七年搞錯了？
	465	俄國革命六十年
	470	阿富汗問題的再考慮
	476	群眾運動中的反托傾向
	481	給香港的勞動群眾：誰是我們的朋友？
		誰是我們的敵人？
	484	官僚層的新危機
	495	談《爭鳴》關於文革之爭論及革命馬克思主義
		對文革的若干主要觀點
	515	人民控制幹部與國家機器的消亡
	519	反四人幫理論鬥爭的難題
	523	吳德的陰影
	528	官僚層重整的內部困難

532	反對「佳視」停止營業，支持職藝員鬥爭！
537	巴黎公社的現實政治意義
540	台灣的前途
547	日本極左派訪問記
551	國際主義的實踐
556	法國政府反革命的鎮壓
559	抗議法國政府鎮壓革命的群眾運動
560	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簡介
562	法國群眾運動的新發展
570	到革命之路——泰國學生運動

588

丁部：同道爭鳴	590	學生運動與學生組織問題
【輯前】青年托派風範	594	明白你的「不明白」
方卡謬	601	〔附錄〕反貪污、捉葛柏、畢德鋒
	603	中國向何處去？
	614	香港革命策略問題的討論
	627	〔附錄〕香港革命策略初探·吳也民
	636	毛澤東思想的評價
	644	大審判的意義和教訓
	650	中國目前局勢與政治革命的展望
	659	中國的官僚制度與政治革命的意義
	664	官僚意識形態的危機
	675	評《鄧小平文選》
	682	香港毛派路線批判

688

戊部：回歸求索	690	列寧與一九九七
【輯前】十四年前的敏銳	699	〔附錄〕列寧論租讓制
劉子濂	718	香港前途：本地各派方案
	726	中國需要香港嗎？
	735	戴卓爾訪華之行
	745	香港：到特別行政區之路
	749	中國對香港釣魚台的主權提法

752

己部：社國關懷	754	中共十二屆大會之調整
【輯前】再闢一片天地	758	新黨章的含義
梁耀忠	761	政協委員代表甚麼？

- 765 十五年的社會公義之聲
 772 公共事業公營！
 776 榮譽與恥辱
 780 方勵之與劉賓雁
 782 為民主的明天而奮鬥
 786 [附錄] 充滿矛盾的榮光·陳映真
 790 《政經周刊》編者的話

800

- 庚部：運動回記** 802 香港保衛釣魚台運動的實況
 【輯前】回憶帶來啟示 813 回憶保釣運動
 胡偉忠 817 學生運動的神話
 820 回憶六十年代
 829 金禧事件始末

838

- 辛部：國際凝視** 841 日本國內政治勢力
 【輯前】兩段共事的時光 849 地球命運與核戰邏輯
 張月鳳 858 北韓間諜的故事

866

- 壬部：時藝交錯** 868 大亞灣核電廠的危機
 【輯前】他素質這麼好 874 訪問梁繼馨
 游淑儀 892 E.T.外星人的啟示

898

- 癸部：神州陷足** 901 我為甚麼被中共特務拘捕？
 【輯前】事急見真 907 最後的旅程
 劉山青 914 [附錄] 香港托派領袖在大陸被捕始末·吳默然
 922 先行者的印象
 926 楊靖訪問記

出版說明 934

文集編輯委員會

【附錄】訃告及治喪委員會名單 938

心裏的話

吳葉麗容

足足過了將近三年多，很安慰先夫吳仲賢的文集終於可面世。這本名為《大志未竟》的書，輯錄了先夫生前不同生命歷程上抒發的文章，字裡行間，都反映出他的個人理想及不撓的精神；他有獨特的人生哲理，也有感性的一面。雖然他的軀體已不在，但其精神仍與我們一起。

兩年前的今天，我們帶着他抱恙的身軀回港求醫，及至他離去，當時經歷顛沛流離的日子，幸得吾夫各界好友支持及開解，得以度過。當時心情沉重，未能向各摯友致意，現藉此書的出版，一一叩謝。

（九七年二月）

心裏的話

吳葉麗容

足足過了將近三年多，很安慰先夫吳仲賢的文集終於可面世。這本名為《大志未竟》的書，輯錄了先夫生前不同生命歷程上抒發的文章，字裡行間，都反映出他的個人理想及不撓的精神；他有獨特的人生哲理，也有感性的一面。雖然他的軀體已不在，但其精神仍與我們一起。

兩年前的今天，我們帶着他抱恙的身軀回港求醫，及至他離去，當時經歷顛沛流離的日子，幸得吾夫各界好友支持及開解，得以度過。當時心情沉重，未能向各摯友致意，現藉此書的出版，一一叩謝。

（九七年二月）

吳仲賢生平事略

吳仲賢治喪委員會（黎則奮執筆）

吳仲賢一九四六年出生於中國大陸汕頭，七歲的時候，隨同母親及弟妹經澳門偷渡香港，與在港工作的父親團聚，從此便以港為家，與香港六十年代末以來的社會政治發展，開始了不可分割的關係。

吳仲賢天生聰穎，性格頑皮好動，自小讀書已是成績過人，深受師長喜愛，但亦因不守規則而令部分老師頭痛不已。在諸聖中學就讀的時候，由於數學成績突出，本獲學校推薦跳級升學，但不為思想保守的父親允准，結果一氣之下，吳仲賢跑到電話公司工作，自供自給，繼續學業。一九六五年，吳仲賢考進海書院，先後修讀於土木系及數學系。

在學時期，政治意識特強，觸覺敏銳的吳仲賢已是積極活躍分子。一九六九年，珠海校方意圖控制學生活動，操縱學生會，吳仲賢即起而反抗，組織同學抗議，領導罷課，策動了有名的「珠海事件」，為六十年代沉寂保守的學界帶來重大的衝擊，從而亦為七十年代初期洶湧澎湃的青年學生運動，掀起了歷史性的序幕。一九七零年，吳仲賢聯同自澳洲留學歸來的莫昭如與其他活躍學運分子創辦了《70年代》雙周刊，推介新思潮，鼓動社會抗議行動，組織青年學生工人，先後積極推動及參與「中文運動」和「保衛釣魚台運動」，成為影響香港七十年代青年學生運動最重要的流派之一。

一九七二年，本港社會運動相對陷入低潮，吳仲賢及其他《70》分子紛紛前往巴黎，探求思想出路。其間，吳仲賢接觸了托洛茨基主義，深受影響，其後更加入了第四國際，從此便開始了他的政治革命生涯。

一九七三年，吳仲賢返港後，積極開展政治活動，先後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出版了《每日戰訊》，鼓動工潮，推動社會革命運動。

全身投入革命運動時期，吳仲賢日間搞政治活動，晚間則在德貞夜校任教幫補生計，其間結識了同事葉麗容，七七年兩人結婚成為夫婦，並先後於七八年誕下長子普思，及於八二年生下普樂和普良。生活的壓

力，逼使吳仲賢得出外工作，以維持家計，但無論生活如何艱苦，始終動搖不了他對政治理想的熱誠和革命的信念。一九八零年，他在地鐵地盤工作期間，為抗議日資無理欺壓工友，曾策動工潮，結果被資方解僱。

吳仲賢擅長革命理論及政治分析，是天生的演說家和運動家，甚具領袖魅力和風采。他最關心中國問題，並長期積極支持中國大陸民間自發的民主運動。一九八一年三月，他隻身進入國內，與民運分子串連，卻不幸被捕，其後獲釋返港，但因不獲組織內其他成員見諒而被開除黨籍，從此結束了他的政治革命生涯。

一九八二年，吳仲賢加入新聞界工作，先後出任各大報刊重要職位，包括《信報》、《國際城市》、《星島晚報》、《Playboy中文版》、《資本雜誌》、《兒童日報》、《政經周刊》和有線電視。其間，吳仲賢的政治熱誠並未減退，仍然經常撰寫文章，議論時政，批評時局。

一九八九年四月，北京爆發了驚天動地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但其尚在萌芽階段，吳仲賢便已極度關注，並在香港積極推動青年學生及其他政治組織發起支援行動，且串連各支援單位，催生支聯會的成立，並為支聯會籌組期間主要的策劃人之一。

一九九零年十月，吳仲賢舉家移民澳洲，但經常往返香港，對香港及中國的政治問題始終十分關心。他患病回港治療期間，發生了席揚冤案事件，吳仲賢便在病床上奮筆疾書，撰文於《明報》聲援席揚，但因用心力過度，寫得心力交瘁，疲不能興。吳仲賢病重期間仍然堅持理想，執着正義，可見政治理想已成為他的生命血液裏濃不可分的一部分，至死不渝。最令人可惜悲歎的是，這一篇文章亦成為了吳仲賢一生的最後遺作。

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吳仲賢是七十年代青年學生運動的典範，一生為不平而抗爭、為正義而呼號、為理想而奔走，仰不忤天、俯不愧人。在吳仲賢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我們昔日的影子，豪情與理想齊飛，熱誠共浪漫一色。因此，吳仲賢英年早逝，實無法不令人悲痛惋惜，黯然神傷。

九四年三月，吳仲賢不幸在澳洲患上癌疾，四月三日趕返香港治療，兩個星期多以來，在他無比頑強的鬥志和醫生悉心的治療下，一度出現痊愈希望，惟後期病情急轉惡化，終於四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時半溘然逝世。

吳仲賢抗癌治病期間，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那種堅強無比的鬥志和堅毅不屈的精神。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裏，他指揮了一場與癌魔死神戰鬥的鬥爭，神態莊嚴自信，指揮若定，令人看到他昔日領導群眾運動的影子，即使到最後一刻，也無畏無懼，決不放棄。

吳仲賢雖然最後仍然要離我們而去，但在死前他已經回復到自己一生中最光輝的時刻，將性格中具有的最優秀素質全然發揮出來，也就雖死猶生，死而無憾、無愧一生了。

但願吳仲賢在天之靈，得以永遠安息。

都憑評說

黃毓民 • 靖軒 •
張立 • 馬家輝 •
鄭雲裳 • 陳志雄
• 黃望潮 • 陳清
偉 • 鄭逸宇 • 歐
國材 • 十家悼文

「但開風氣不為先」的勇者

〔轉載〕

黃毓民

吳仲賢四月六日在法國醫院病榻上奮筆振書，寫了一篇聲援席揚，聲討中共的文章。區區讀罷不禁眩然。老吳在文章最後一段這樣說：「雖然惡病纏身，心力交瘁，還是賈其餘勇，但願社會各界各盡所能，口誅筆伐，發動群眾運動，要求立即釋放席揚及魏京生！」。

席揚沒有獲得釋放，老吳卻於四月廿一日凌晨「解脫」，去找馬克思了。區區倒是希望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老吳，要是真的碰到馬克思的話，不妨假以詞色，狠狠的教訓這位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始作俑者一頓。

四月十六日的深夜，區區去醫院看老吳，他剛剛抽完腹水，精神很好，談興正濃：「《龍門陣》好精采，要堅持下去。」我們不談往事，談席揚、談民主派的變色龍，談政制。老吳說：「我決定不移民了，我要留在香港。中共命不久矣！」老吳一個月前在澳洲發病，自忖必死，但是他有頑強的鬥志，要戰勝惡疾，於是束裝返港接受治療。老吳逝世前，該去看他的人都有去看他。區區前後去看了他三次，看到他一次比一次衰弱，真是悲從中來。區區悲老吳，其實也是悲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四月廿一日凌晨，區區與岑建勳在一間夜店喝酒，談起老吳，相視黯然。岑建勳是老吳的戰友，區區是老吳的學弟，我們為老吳戰勝惡疾拿起酒杯一飲而盡，然而老吳卻原來在這個時候走了。

六十年代末期，老吳在珠海書院發動罷課，為七十年代初期的學生運動潮流，做了「但開風氣不為先」的工作。一九七零年，他與莫昭如等人創辦《70年代》雙周刊，反殖、反中共，鼓吹社會主義民主，積極推動社會抗爭運動。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及社會運動兵分兩路，「托派」與「國粹派」有「兩條路線的鬥爭」。老吳是托派（托洛斯基主義）的「革馬盟」領導人，富有濃厚的理想主義色彩。區區對他的政治

信仰以及他鼓吹的政治主張並不認同，但是對他「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的領袖魅力，卻是十分孺慕。

八九年「六四慘案」之後，在七十年代的不同流派學運旗手，殊途同歸，槍口一致，聲討中共極權。八九年五月四日區區在遮打道花園的學生集會上要求不要唱《國際歌》，被台下部分學生報以噓聲。後來友人輾轉相告，老吳認為區區沒有錯。如今想來，真是感慨萬千。九零年「六四慘案」一周年，老吳一家與區區一家在大會堂門口相逢。老吳說：「兄弟，繼續努力」。

老吳惡疾纏身，與死神搏鬥，尚見對國運民命關懷備至，乃至奮筆疾書，聲討惡政治，他的「兄弟」乃至區區可以怯懦嗎？

老吳安息吧！

生命無常

〔轉載〕

靖軒

新聞界友人吳仲賢溘然離世，消息傳來頗感錯愕。

吳兄正值英年，卻染上末期癌症，好不令人感慨，雖然癌病並非罕見殺手，但它的突來，確實使人有點手足無措。

吳仲賢早年以搞學運名聞香江，後來轉投新聞界工作，作風獨特，別有一格。印象中，吳兄頗有一種文人書卷味，曾在一音樂晚會中巧遇他才得悉吳兄對音樂甚為鍾愛。

據知，他已移民澳洲一段日子，但不時往返香港與澳洲，正過着半退休狀態的生活，好不優遊。

可是，天意難違，人也無權留得往生命。他的死，倒教筆者思想到一個問題：怎樣才算成功的一生？身邊的友人，窮了一生精力、時間，為自己創造了提早退休的條件，即使早逝，也有過一段享受人生的日子，但他一生的歷史，寫了些甚麼內容，留下了甚麼值得人再三回味細讀之處，反而成了筆者的借鏡：不空談理想，務必切實而行。

人，本就應該如此，豁達開懷，凡事不太執着，以和為貴。能活多久就多久，不叫自己常懷恨怨，長嗟短嘆，瞞上了雙眼仍不瞑目，太可憐了。

原刊《信報》1994.5.1

「托派」何罪之有？

〔轉載〕

張立

吳仲賢兄英年早逝，筆者與他先後在《信報》及《星島晚報》兩度同事，入星島還是吳兄拉去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們經常往還。由於對香港的社會運動認識很淺，只知道他當年是理想主義青年，並且身體力行。香港是很商業化的社會，為生存、為名利，人人疲於奔命，這無可厚非。但在心底裏，筆者對理想主義者，是由衷敬佩的。

時至今日，還聽到有人對吳兄是「托派」有微詞，表示要保持距離，反映了此等人除了心胸狹窄，頭腦封閉外，還私心極重，自以為高貴。

托派何罪之有？托洛茨基，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傑出的馬列主義者，工人運動的領袖，在理論上在實踐上對本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都作出過巨大的貢獻。

只不過成王敗寇，在史大林主義佔統治地位後，把他作為異端來整肅來批判。批托派，在蘇共、中共，均見冤獄遍於黨內，包括中共本身也在重新檢討及平反，想不到香港的民主人士，竟有聞托派而心悸，令人不可思議。

讓少數派，反對派表達意見是民主的基石，當年蘇共，倘有容納托派的氣度，就不會出現史大林式的專政，歷史未必不會改寫。

由吳仲賢想起

〔轉載〕

馬家輝

陸續讀到一些追念吳仲賢先生的文字。

亦同時是追念七十年代的文字。

追念那個火紅的年代。示威、遊行、抗議、吶喊吶喊吶喊。那個拳頭與警棍齊飛的年代，汗水與淚水俱下的年代，逝去的年代。

在那未算太遠卻也不算太近的年代裏，吳仲賢先生——以及許多成名或不名的香港年輕人——曾經付出，投入，參與。而在付出，投入，參與的轉折裏，有人捱苦，有人下獄；有人悍然引退，有人悍然投敵。當然，更有人咬牙堅持，在多番轉折之後，堅持付出，堅持投入，堅持參與。

廿年下來，誰是同志誰是敵人，誰為戰士誰為懦夫，大致上，大家心裏有數。

然而就只是「心裏有數」。種種傳說與流言，就只在「圍內」小圈子內口耳相傳，踏出小圈子半步之外，便聽不到了。

——直到有人「倒下」。

有人「倒下」，便有人寫文章追念。於是非「圍內」人馬如我者才可透過字裏行間隱約了解那個年代的吉光片羽。哦，原來是這樣。

然而就只是「吉光片羽」。在這篇三百字的專欄裏，了解一點；在那篇五百字的方塊裏，了解一點。一點復一點，然後，運用自己的想像力去將點拼湊成線，再努力將線推廣成面；再然後，透過這點線面努力地想像先行者所曾走過的火紅年代。

實在想像得吃力。

吃力之餘，不禁希望：如果有人能夠寫出一部有系統的《香港社會運動史》之類的書，多好！

如果能夠有人有系統地整理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編寫出一部書或一套書，該是一樁多麼有意義的事。不僅有歷史意義，更有當代意義。有此一書，新一代年輕人可以對先行者有多一分了解；多一分了解便多

一分認同。由了解而認同，由認同而付出，而投入，而參與。

歷史不該在此斷裂。歷史不該只是「圍內」人馬的口耳相傳。歷史不該只是在同志或敵人倒下之後夾附於零碎紀念文字裏面的零碎回憶。

香港真的該有一部甚至一套民間抗爭史了。該有一些過來人站出來，或編或寫那麼一部書甚至一套書，有系統地、忠實地記錄曾經發生在火紅的年代裏的火紅故事，記錄那一年代先行者的熱血與心淡，希望與失望，堅持與背棄。

如果吳仲賢倒下之後能刺激出這麼一部或一套書冒起，這可說得上是對他的最大紀念。

先行者，新一代年輕人在等着。

永遠懷念

〔轉載〕

鄭雲裳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在病榻前的吳仲賢很平靜地說起是次在澳洲醫院身體很苦痛時，想起「苦海無邊」，就是想不起下句，整個晚上費煞思量下句是甚麼，竟然忘記肉體的苦楚，雖不是佛教徒，當最終記起「回頭是岸」時，對人生忽有所頓悟而釋懷，我和何秀蘭原本懷着沉重的心情來探望故人，反過來被他開解，聆聽他在病中對生命的頓悟，帶着那「生而不喜，死而不憂」的豁達！

即使消瘦了二十多磅，眼神依然精嫻，思路清晰，看《龍門陣》評語中肯，一針見血，那個我在一九七零年在灣仔《70年代》雙周刊會址見到的吳仲賢彷彿又回來了，那是個精力充沛，充滿理想的年青人，第一次見面時還有莫昭如、三B、貓仔，就從那時起開始了長達二十多年的友情，因着吳仲賢，我經歷了「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保衛釣魚台」等運動所帶來的衝擊，對我日後的成長和思想有很大的影響。在七零年代搞學運搞示威的人被社會視為洪水猛獸，為家庭擔憂，誤解或不容。當日被父母以為誤交損友的細昌，是今日《現代日報》的總編輯（文集編按：《現代日報》已結束，細昌現任職《明報周刊》）；昔日怒髮衝冠的Johnny（岑建勳），在電影界幹一番事業；在巴黎的文藝青年陳英（陳翹英）是今日亞視的節目總監。

許許多多七零年代的人經過了二十多年都各有所成，找到自己的路和方向。這許多人中或多或少都受到吳仲賢的影響和薰陶。吳仲賢自己由七零年代以來都堅持自己的理想，即使在八十年代因事故而為同志所誤解時，依然不會放棄自己對政治的理想和努力，就是在患病中，不忘席揚，寫了篇「席揚無罪」登在《明報》。

除政治外，吳仲賢是我少見多才多藝的人，他天資聰明，領悟力高，分析能力強，尤其是文筆尖銳無比，但同時又是一個很感性的人，熱愛音樂，電影和運動，四十歲時還學潛水、攀山，和二十多歲年青人

玩在一起，毫無隔閡，他感情又豐富，朋友甚多，一生中有不少紅顏知己，難得是他和妻子Winnie（葉麗容）最終感情融洽，達到互相關懷和體貼。有次探病時，我問他認為人生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我預期他會說是健康和家庭，因為在多次探病中，都看到Winnie對他衣不解帶的服侍和關懷，又感覺到吳仲賢對她的無言感激和愛，但他說最重要是為社會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為國家作出貢獻，其次才是家庭。我這個由加拿大回到香港渾渾噩噩地生活了五年，每日在中環備受名與利的衝擊，辦公室內談的是股票的上落、樓價的升幅、回報率的多少、收購、合併、上市，漸覺自己一身銅臭。見到吳仲賢，他的朋友山青、梁耀忠，生活清苦，依然為社會出一分力，為理想而鬥，像在濁水中找到一道清泉，去探病反而有點像去取經。

吳仲賢去世前的二十多天，以堅強積極的態度面對人生，面對死亡，我第一次去看他時，他雖病重，但第一句反而向我問好，問我在工作上、家庭方面是否如意。在過去二十多年中，不管我是在加拿大抑或香港，抑是他在澳洲，他對我的關懷和指引未曾終斷。今日斯人已逝，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朋友，到今日還是不能相信，總是覺得他會和我們在一起，看一齣好的電影，聽一首動人的音樂，呷一口醇酒，再論天下大事。二十日的清晨夢到故人，親切談話。二十六日清晨又再夢故人，指揮若定自己的葬禮。夢醒時不禁莞爾，這就是我認識的吳仲賢，不要我們為他哀傷，他一生無誤，正直地來，磊落地去，生命並無終結。

吳仲賢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感染了周遭絡繹不斷來和他聚舊的朋友，他的精神將會繼續蔓延。

悼念故人

陳志雄

聽到仲賢去世的消息，內心的悲痛長久不能止息，他是我人生的一大知己，廿多年來的交往，一幕幕如在眼前不知從何說起……

我是一個不善於為文的人，也不得不寫幾個字以永遠留下這段回憶。

一九六五年我就讀於珠海書院土木工程系，於六六年第一次應用力學的測驗中早晚兩組百多人，只有三人合格，取得八十分的就是吳仲賢，而我只得六十二分，另一位黃砥光則為六十分。我當時在仰慕的心情下，認識了他，從此開始我們廿八年的友情，而吳仲賢在於三年級轉讀數學系。

一九六六年香港因天星小輪加價五仙而引發了騷動，香港百業蕭條，就業不易，各大專院校均有強而有力的校友會，提攜後進，而珠海書院則散沙一盤，因此有心人士發起組織珠海學生會，（主要是土木系同學）但受到校友諸多反對，主要出頭人為土木工程學會的會長，發展下去是群情洶湧，提出根據會章得到法定人數的簽名而要求召開會員大會罷免會長。

當時校方透過系主任出頭，認為已近學期結束不宜搞大。亦透出流言，指陳志雄、霍達權為大陸派來的職業學生，霍達權原已批准轉系，也被勒令退回。在校方強力反對及拖延下，已到大考，此事遂不了了之。

究其失敗原因，是校方恐共之心驚魂未定，唯恐在非能力控制下失控而已。

校方鑒於大勢所趨，於下學年開始在控制下而成立第一屆珠海學生會，甚至在註冊時要非交學生會費而成為會員不可，很多同學皆以鄙視眼光待之。當時的會長對我說如有經濟上的困難可代為交付，因為連原發起人也不願加入大感沒趣，遂激發起吳仲賢投書《大學生活》，也是他第一篇文章《從希望到絕望》，亦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引發的珠海

罷課事件，當時的右派報紙都認為校方處理不當。

一九六九年借用大會堂行畢業禮時，校方宣讀畢業名單，可能是故意漏去吳仲賢，他一怒之下除下學士袍走人。

離開學校後，他逐與志同道合的人士開辦《70年代》雙周刊。二十年來我們雖然職業不同，但並不礙我們的友情，他是我唯一佩服的也是一生所遇到的最聰明的人。

我在學時是有兼職的，自然能讀書的時間不多，有時請教同學，有些不願相告，但吳仲賢有問必答，他認為此乃普通知識，只要看書，就凡人都懂的。事實上絕非如此，至少我不能也。

第二他待人以誠，不輕於承諾，第三能與各式人等相處都能有共同的語言，他甚至能與家母也可講上大半天的。

離校二十多年，我們是唯一有往來的同學，我們終其一生也只是君子之交，而從沒有發生利益上的關係，雖然我移居外地又或近年他移居澳洲，我們也經常有電話或書信聯絡，交換對時勢政經的看法。也許是我們的唯一共同語言吧！他現在永遠離開了我，我感到失去唯一的知音人。

他正在大有所為和發展抱負之年，為癌病奪去生命，使他和我們終生抱憾，天嫉英才也。

觀其半月前由澳洲帶重病回港醫治時，有如此多各界人士前往探視，及逝世後有如此多生前友好自動組成治喪委員會辦理身後事，可知他生前與朋友關係之深。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誠可信也。

安息吧！仲賢，我們永遠懷念你。

（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不能忘記的人物

黃望潮

吳仲賢突然被癌魔奪去了生命，英年而逝。還能說甚麼？悲痛，還有最深的敬意！

現代生活浮光掠影，你我如陌路偶遇的浮萍。一切似乎只有一瞥的價值，我們已喪失了深摯的人類之情。那些腰纏萬貫，聲色犬馬引人注目的偶像明星，實也不過是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更遑論愛恨生死功過榮辱。吳仲賢很快會被忘記？

不會被忘記的！因為吳仲賢身上有永遠珍貴的品質。它或許會被忽略，但真正認識吳仲賢的人，必會被它喚起崇高的情懷。他是一個有性格、有才能、有志向、有血有肉的人物。這驅使他多年來一直為中國的民主化盡一己之力。雖橫生挫折而一如既往。就事功而論，他只是走到半途，但事功要論條件機遇，還要說到天數。那吳仲賢能交給我們甚麼呢？是一夥真誠不滅的心，想想他在最後的日子裏仍為營救席揚而揮筆，真情可以全見。這比起那些風頭性的政治明星，根本不可道里計。這顆心會被真正有為之士繼承，戰鬥到最後一息尚存。至此，人定勝天，暴政必亡，終有排山倒海，物換星移的一日，而這才是人生不朽的真正事業。這個真正事業必有勝利的一天，我們也有重新悼念吳仲賢的一日。

永遠不死

陳清偉

沒有多少個朋友活得比吳仲賢更積極了，四十八歲辭世無疑比現代人平均壽齡要短得多。但這只是個表象，實質有些人多活一年，比其他人多活上十年，對社會影響還是較大。

我們可以不同意他的托派思想，加入「第四國際」，成立「革命馬克思主義同盟」，說道不同不相為謀，但我們對於他積極改變與改良社會的精神言論，又的確有許多共識，「存異求同」值得注意也在此。何況一個相識很多很多年的朋友，友誼往往又可以蓋過可以不斷修改的思想。當我們站在「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與及「反殖民主義」之時，大家又何其相近。

吳仲賢被托派團體開除黨籍，他只是改而成為沒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家，從廣義的政治來說，無論怎樣也不能說他已結束政治生涯。

他的加入右傾報館與雜誌工作，甚至策劃創立《兒童日報》，還是堅持個人積極評論時事的態度，而且繼續積極投入社會運動。

吳仲賢並非是一個「唯政治是從」的人，這可以說明他身邊何以有這麼多不同政見的朋友，他留下許多有趣的生活記憶，這些未必比他的政治思想影響為少。他今日離我們而去，他留下的部分卻永遠不死。

您，拿着間尺在拍打……

鄭逸宇

我們在《政經周刊》工作的時候，都喜歡戲稱吳仲賢為壽西斯古。他每逢聽到這個稱謂，好像洋洋自得，手裡拿着間尺在拍打，活像要把我們奴役死為止。

他這個名稱全是因為他的工作方式，他喜歡把全盤的工作歸入他的五指山，每一個步驟都要瞭如指掌。如果他決定了一個題目，無論如何不可行他都要大家去完成，很多時候大家講不過他，便唯有照做，形成了他的「獨裁」統治。他的「獨裁」的唯一好處，便是把人事鬥爭及人為障礙剷除。剩下來祇有做得好，抑或做得不好的員工，所有藉詞在生產過程中設立障礙以打擊他人的，都吃了很多的苦頭。

他的缺點大概是太容易自我膨脹，我意思是指他常常讚許自己的工作成就。周刊每有一點成績，他便說得天上有地下無，當時大家都明白到底是有點瞄頭，但心裡也明白到這樣的周刊是朝不保夕，隨時會因為虧損太多而倒閉。

這一天終於來臨，公司開除了吳仲賢。而大家對公司又缺乏信心，繼而形成了一次類似工潮的行動。生死關頭來臨，有人心存僥倖，但大部分人索性辭工不幹，當日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自從結束以後，大家常緬懷《政經周刊》的日子，好像患上了《政經周刊》症候一樣。我可以膽敢說大部分的記者編輯攝記，還想再來一次。就連吳仲賢他自己，也常常把《政經周刊》的往事掛在嘴邊，希望這樣的一份刊物可以復刊。他好像曾經捲土重來，卻找不到老闆支持。

很可惜大家的症候可以痊愈了，吳仲賢卻離我們而去。我想他離去的時候，床頭還放着一疊原稿紙。他常常說自己是一個Journalist，而不是一個總編輯。他離去前還在為席揚事件口誅筆伐，為了新聞自由而作出最後努力。

上星期他的情況大為好轉的時候，我想世上大概也有奇蹟吧！但正如一位朋友說，到底也少了一位酒友，我想不做酒友，也是朋友。最後

一次探病，他還滔滔不絕，看似康復在望，還討論出院後送甚麼一個大禮給醫生。怎知上星期四惡耗傳來，在毫無心理準備底下，我當時變得虛弱。想了一整天還以為這不是事實。晚上一人喝酒，想到從前種種，不禁啣嚔大哭。

再傷心也沒用，因這已是事實，明天還是要做人。有位朋友說還是想想有甚麼要做，積極一點，時間無多了。

談些舊事

歐國材

吳仲賢是我敬重的人之一，他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激進青年運動的代表人物，曾參與和組織當年的中運和釣運，激發那個年代在殖民地教育下青年的醒覺，可惜那時自己從事航海工作，身在海外，無緣參加。

吳仲賢亦是《70年代》雙週刊的始創人之，當我在七三年底接觸《70》時，就經常聽到他的名字和讀到他的文章，認識他之前，早已久仰大名了。

然而，我和吳仲賢，始終僅是處於作者與讀者和朋友間的關係，從未有較深的交往。因為我只是青年運動的同情者和基層參加者，他卻是核心人物。客觀上彼此的知識水平和位置都有距離。主觀上我和他，對許多問題的見解，印象中總是分歧的多，共同的少。如果舉例的話，印象較深的，大概是七六年頭，周恩來去世之後不久，江青等一伙人，壟斷共黨的宣傳工具，在電台及兩報一刊上，發表大量文章，為搞甚麼「反擊右傾翻案風」和「揪黨內走資派」製造輿論，本港的「左」派刊物，如《文匯報》及《大公報》甚至《盤古》等都跟隨附和，反映了共產黨內的派系鬥爭，達到白熱化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階段。由於江青等人在輿論上，引用了許多馬列毛的言論，所以也引起關心中國的非「港共」人士關注。

當時我在傾向托洛茨基主義的刊物《十月評論》上，拜讀了幾篇吳先生有關上述問題的分析文章，他的見解是覺得江青等一伙人比較接近馬列主義和比較代表人民，所以應該理論上支持他們對鄧小平一派的批判。但我雖然找不到依據，卻直覺上對他的見解不大認同，可能是行船時到過不少中國城市，感到當時中國人的生活很差（比起日本和台灣來說），官方所講的對百姓來說是遙遠的理想國，文革只是執政者互鬥和整治人民的名詞，絕對無可能改善中國人的生活。所以，我感情上是傾

向該刊物上向青和和雙山兩位先生的見解。

以上所述的舊事，絕無半點對已故朋友不敬之意，亦無損我對吳仲賢的敬重。

（九六年二月）

